

伊饒

雨聲真大。

就像是全身埋在水中慢慢浮起，伊饒用同款方式從睡夢中醒來。迎接她的是雨水打在窗櫺上的清脆聲音，一下一下地像是被扯斷的珍珠鍊子落在磁磚上。

她半開著雙眼躺在床上將近一分鐘，就在她幾乎要睡著的時候，她單手摸摸索索地朝枕邊探去，最後抓住正震動的手機將無聲的鬧鐘關掉。

她爬起身往螢幕上瞄了一眼：五點二十一分，還有將近十分鐘才到正式起床的時間，她迷茫地將蚊帳拆掉，隨手往地上一扔後，原姿勢躺了回去。

還沒有完全褪去的睡意將她的眼皮黏在一起，隨著呼吸的變慢，她的意識也跟著下墜，她只覺得四周愈來愈安靜，清稠的水慢慢升高，最後將她一點點吞沒。

忽然間，一陣大浪朝她席捲而來，波濤洶湧間唰的一下把她彈出海面，她驚嚇坐起，卻發現只是隔壁床的同學起床拆蚊帳。窗外滴答的雨聲中依稀可聞樓下安官的起床號。

伊饒坐起身，缺氧的腦袋中浮現的除了睡意還有濃濃的不甘，每天的這個時候都是她懷疑人生的引爆點。

摺蚊帳、摺棉被、拍床罩、然後拿著牙刷牙膏牙杯在人群中洗去嘴裡殘留的慵懶。在為數不多的時間內把棉被從屎摳拉成飯糰，急急忙忙地往樓下衝去參加早點名。

軍校生的早晨，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且枯燥。

跟聯合餐廳的早餐一樣，名面上說是有蛋有粥有肉包，可實際上要嗎油到昨晚宵夜跟著出來蹦達，不然就是淡到讓人產生自己不是在軍校而是在寺院的錯覺。

伊饒從抽屜深處挖出自己的餅乾塞進嘴裡，摸著自己的肚子嘆了一口氣。

「伊——饒——！」

伴隨著拉長音，程真衝進寢室，矮小的女孩馬尾凌亂，松鼠般的蘋果肌上嫣紅一片，小小的嘴一面喘著粗氣一面咕哩呱啦地說道。

「怎麼了怎麼了？」

「你有沒有多的榮譽徽？」

「你要幹嘛？」

「借我一下。」程真扶著桌子用力吸了幾口氣：「我們班要給弟弟妹妹送榮譽徽，結果我那個找不到了，你有沒有多的借我一個。」

「不是我在說，有夠沒誠意的。」伊饒搖搖頭站起身，拉開自己桌上的三層抽，只見各種雜物廢紙堆疊糾纏在一起，卻在抽屜的右下角獨獨闢出一小塊空間，擺著一新一舊兩隻榮譽徽。

伊饒盯著它半晌，才小心翼翼地拿起較新的那一隻，遞給程真。

「謝謝你！」雙手捧著接過，程真露出誇張的感動表情。

「沒差啦。」伊饒擺擺手，又問道：「你們甚麼時候要給他們？」

「我也不確定，要看其他人。反正在下午授徽之前會給他們的。」程真看了眼手機，隨後急急忙忙地往門外衝去：「我還要帶弟弟去回報，先走了喔。」

伊饒抬起手隨便揮兩下以示告別，在重新無人的寢室裡癱在椅子上。過沒多久，她再次彈了起來，從三層抽中小心翼翼地取出剩下那個舊的榮譽徽，放在掌心。

這個榮譽徽真的是舊了，除了院徽的部分完好無損外，塑膠包裹著的布面部分都有些泛黃了，塑膠殼上更是被撞凹了幾處，在陽光照射下形成一個個圈狀的光暈。

伊饒默默地看著它，手握緊、鬆開、再握緊、再鬆開。

榮譽徽上的那抹紅色就這樣在她手裡若隱若現，清炫的光也跟著一閃即逝。

最後她將那束淺光緊緊握住。

徽的稜角嗑得她手心生疼，明顯的異物感像是在提醒她某些應做而未做的事。細碎而蓬鬆的髮絲篩下一線一線的陽光照亮她發白的拳，順便在她低垂的臉上打上晦暗的陰影。

彷彿過了一世紀那麼久，她終於鬆開她緊攢著的拳頭，落在桌面的榮譽徽發出細細的鈍響，她輕撫著手上的紅印，抬起頭看向窗外。

「授徽啊——」

嘆出一口情緒莫名的氣，她慢慢地撿起徽，珍而重之放回原處，再輕輕地將抽屜闔上。

晴空萬里、烈日驕陽，本是青春揮灑的大好時光，只可惜這裏沒有鮮衣怒馬的少年，只有全員軍服的大部隊。

「待會稍息之後，所有人到看臺上坐下，稍息！」

值星官的口令是解脫的魔咒，原本精實挺拔的人一個個

被打回原形，紛紛拉著朋友揪著團往階梯上最不顯眼的位置衝去，以期不被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險發現。而所謂危險的存在，有時候是隊長、有時候是輔導長、最恐怖時還有大隊長跟院長。

伊饒拉著程真走到倒數第二階的中間段坐下，這個位子前後左右都有人，可謂是大隱隱於市，完美契合了她每次上團體課的選位標準。

「為甚麼這次在司令台啊？」程真拿手遮在眼睛上方朝遠處眺望，另一隻手不斷地從臉上、脖子上抹去汗珠：「這種天氣在這裡嗎？會倒一片吧？」

「不會吧，應該沒有人敢倒吧？這種時候欸。」伊饒彈去人中上的水珠：「不過就算倒了也沒什麼差吧，反正沒有家長來，只是大隊長的臉色可能不太好而已。」

伊饒順著程真的視線望過去，只見司令台前方的大空地被分成三個部隊，兩側是威風凜凜蓄勢待發的高年級，一眾一年級被夾在中間瑟瑟發抖。伊饒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甚麼同樣是雙手握拳貼緊褲縫，學長姐做起來就是和一年級做的不一樣。

她一排一排地看下來，高年級的隊伍裡多的是熟面孔，

要嘛是曾經的班長副班長，不然就是系上活動或中隊活動混個臉熟的人類。

忽然間，她的視線落到其中一個一年級女生的身上。

那個學妹跟所有的半新生一樣留著尷尬長的頭髮，身高在女生群中算中上，這使的她得以落入伊饒的視野。她的立正姿勢太過用力，甚至整個肩膀都縮了起來，估計典禮結束時會全身痠痛。嬰兒肥的臉上一片酡紅，可能是太陽曬得口渴，也可能是緊張的，她不停地在舔嘴唇。

她其實沒什麼特別的，但伊饒不知道為甚麼著了魔似地盯著她看，她從她偷偷扭動的肩膀一路看到伺機蠕動的手指，一股莫名的熟悉湧上心頭。

她伸手扯住程真的胳膊：「啊真你看。」

「甚麼東西？」程真迷茫地看向她，再順著她手指方向看出去。

「你看那個妹妹她……」

啪的一聲，程真將她的手指打落，連同她說到一半的話通通塞回她嘴裡。

「統一整理部隊，立正！——」

副旅長的聲音高昂雄壯，氣衝雲霄，隨著尾音一斷，底

下烏鴉鴉幾百號人齊齊立正，鞋跟擊打地面的聲音同時響起，像是開戰前的號角，威武昂揚。

伊饒跟著肅坐，心裡卻掀起驚濤駭浪。

她知道了，為甚麼那個學妹感覺那麼熟悉了。

因為，她跟她一年級授徽時一模一樣。起碼，跟她從學姊手中看到的幾乎別無二致。

「啊真，幫我看一下這個有沒有歪。」站在整容鏡前，伊饒不安地一次次喬著左胸前的小鐵片，卻怎麼也看不明白它到底是歪沒歪。

原本正在塞領帶的程真聞言湊過來一瞧，隨即伸手抓住鐵片：「右邊太高了啦。」

炎炎夏日，又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的好天氣，兩人卻偏偏穿著全套的長袖軍便服，再加上領帶緊緊地勒住脖子，她們不出意外地滿頭大汗。

事實上不只是她們，此時的走廊，牆邊站滿一年級們，無一不是臭汗淋漓卻無暇他顧，滿腹心神皆在鞋子黑不黑跟衣服後擺塞沒塞好這類事情上。

「一隊移動！」

某位學長的聲音劃破略帶窸窣聲響的走廊，像按下了暫停鍵，所有或整理或挽救的動作全部消失，接著下一秒，只聽不間斷的轟隆聲，走廊上的所有生物急急忙忙地往樓梯移動，就算有蚊子估計也會跟著人群颳起的風被帶跑。

部隊浩浩蕩蕩地進了餐廳，原本成田字擺放桌椅們通通被撤往兩旁，在四邊形成座位和餐點的區域。留下中間坦蕩蕩的一片空地。穿著舉止各異的家長們聚集在桌邊，心急如焚地向場內張望自家小祖宗在哪裡。

在司儀學姊的柔聲引導下，家長們魚貫而入列子裡，不一會兒就精準地站到孩子們的面前。許是看到家人的熟悉感使然，原本全身繃緊的新生們一個個放鬆下來。那怕站姿仍不敢放鬆，卻在家長為其擦汗、遞水的動作中舒張了僵硬的身體。

伊饒是個例外，早在幾個月前母親便直截了當地告訴她：工作排不開，來不了。要她自己去尋找學姊來替自己授徽。所以現在一片溫馨歡笑中唯有伊饒一人孤獨站著，沒人陪聊陪站陪擦汗，最多最多就是趁著大家混亂時抹掉人中處的汗珠，接著繼續站好。

「會累嗎？」

驀地，她的眼前照下一片鮮活的綠色，隨之而來的還有一道婉轉的聲音。她用力眨了眨已經有點渙散的眼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不久前她硬著頭皮請之幫忙授徽的李虹學姊。

「報告學姊，不會，謝謝學姊。」在零點零一秒之內她挺直腰桿，其速度之快，幾乎可以讓人聽到她脊椎繃直的那一聲啪。

李虹淡淡地點點頭，將手裡握著的一瓶水舉到伊饒的面前：「擦擦汗吧，這樣吹冷氣會感冒的。再多喝一點水，等一下時間不會很短，不要中暑。」

伊饒受寵若驚地看著那瓶水，只覺得那瓶水似乎正放射著七彩光芒。李虹是她現在的區隊長，也是她目前唯一比較熟的同系四年級學姐，至於熟的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伊饒的內務爛到被人家記住了。

她估計自己永遠都忘不掉，李虹學姊手持小墊板、臭著一張臉，盯著她的棉被整整一百二十八秒，最後抿著嘴點點頭吐出一句：「伊饒不錯，有進步。」接著還不等她開心上兩秒鐘又緊接著道：「但還是很醜。」

邀請她的那天也是同等狀況，在伊饒戰戰兢兢念完她自

創的口報詞後，她鏡片後方的眼睛睜大了大概零點一公分，然後直勾勾地盯著她瞧，直把她看得渾身搔癢猶如針刺。等到伊饒第一百二十八遍考慮要不要裝沒事報離開逃跑時，李虹才緩緩開口：「可以。」

為甚麼講話不可以快一點咧！這是伊饒少數幾次和李虹學姊對話完的感想。

「不想喝嗎？」李虹的聲音讓伊饒瞬間回過神，只見李虹維持著遞水出去的姿勢，疑惑地看著她。

「要，報報告學姊，新生要喝，謝謝學姊。」

手忙腳亂地接過水瓶往嘴裡灌，伊饒这才發現原來自己早已渴地不行，清涼的水滑過喉嚨，順著食道往胃裡落去。就像是久旱逢甘霖的大澤終於受到雨滴浸潤。伊饒津津有味地喝著，渾然忘了自己身邊還有個學姊正直勾勾地盯著她看。

將一整瓶的水一滴不剩地灌下肚，伊饒心滿意足地打個飽嗝，她才後知後覺李虹學姊仍然站在她旁邊。她的動作瞬間僵硬了起來，捏爆一半的寶特瓶在她手中無處安置。

李虹卻似乎渾然不覺，掏出一面巴掌大的隨身鏡遞到伊饒的面前：「整理一下頭髮吧，授徽典禮很快就要開始了。」

伊饒探頭往鏡面瞧去，只見一張油光瀾瀾的臉滿是酡紅，一頭蓬鬆的毛髮宛如獅王，迎風搖曳。獅王本王正滿臉好奇地盯著鏡子看，伸長的脖子使得她雙唇微張，一臉呆滯。

伊饒不由自主地打了個激靈，連忙伸出手將自己已經炸飛的頭髮通通壓平塞到耳後，兩片嘴唇緊緊抵成一字型，務求不讓任何人看到自己藝術的牙齒。

就在伊饒第八遍巡視自己臉上的粉刺時，李虹見好就收地將鏡子蓋了起來，看著伊饒本能地立正站好，她似是有話要說，雙唇一張一闔數次，最終吐出一個音。

「你……」

霎時間，只聽「噹」地一聲，麥克風開啟的聲音格外清晰，司儀飽滿渾厚的聲音充斥整個餐廳，再流進眾人的耳廓。提示著典禮即將開始，要將場地恢復成授徽隊形。

萬頭攢動的人群如退潮般慢慢消散，李虹伸手拍了拍伊饒的肩，轉身離去。

「加油。」她這麼說。

「高年級聽口令，向左向右轉！」

咚！唰！磅！三聲巨響整齊劃一地撼動司令台前的地面，接著是一連串摩擦的聲音，隨著聲音的落下，三個部隊完全融合成一體，不多不少一個新生配一個高年級。

「實施基本教練驗收。」

這句話像是一瓢涼水澆向五六成熱的油鍋，滋啦一聲直接沸騰到沖上天。或高或低、或雄渾或尖利的嗓音響起，不是在斥責便是在下令。

「天啊這個我不行。」程真看著不遠處的人間煉獄，縮了縮肩膀：「這個太可怕了吧。」

她邊說還邊扯了扯伊饒的袖子以求認同。伊饒胡亂點了點頭，事實上她連程真說了甚麼都沒聽明白，因為她滿腹心神皆在十米開外的那位一年級身上。

小姑娘的面前站著一位個子較矮的三年級學姐，雙手背在身後說著話，估計是些斥責的話吧，女孩的臉上寫滿了視死如歸，動作從說話變成了嘶吼，脖頸也隨著聲量的調大一截截伸長。

伊饒看著她那莫名熟悉的模樣，心裡默默為她配起音：

「報告學姊，是，謝謝學姊。」「敷衍我是不是？」「報告學姊，沒有！」「沒有？你都做了跟我說沒有？你當我……」

「妳當我白癡啊？！」

學長的脖子青筋暴起，血盆大口吐出侮辱性的話語。更令人無法忍受的是他說話時，他身前的空氣都瀰漫著細碎的口水。

伊饒卻顧不上噁心，她只能用顫抖而爆裂的聲音回答道：「報告學長，不是！」

中午吃完飯後的B動中廊總是精彩紛呈，回報、複檢、報到等等應有盡有，其中還有不少吃飽撐著的三年級在圍觀他人的電場，時不時還要點評幾句。

身著基教服裝的伊饒就被一大群三年級的學長姐包圍，此刻她不只是要被點她報到的學長口水洗臉，身前身後估計掛了三四個學長姊在看她服儀：有的拿手電筒照著她褲腳上的精神線、有的則眯著眼在看她臂槓上是否有線頭，居心不軌的表情越發襯的她那鮮亮的一槓楚楚可憐。

伊饒崩直身體，看著學長坑窪遍布的臉，她只覺得抑制不住地想哭，但她知道在被電時掉淚是大忌，便將眼珠盡量睜大，希望不小心湧出的濕潤可以自行乾涸。

伊饒這一電便電到就位時間，她拖著俱疲的身心爬上五樓，卻在最後一階時腳下一絆，在鐵門口摔了個四仰八叉，腦袋上頂著的簷帽順勢飛了出去，撞到柱子後開口朝上地落在地面。

這一摔將她摔得眼冒金星，幾乎失去意識，待尖銳的痛覺過去後，她支撐起上身以觀察四周，看到不遠處的帽子她頓時急了，手腳併用地想要爬起來卻使不上力，試了三四次也徒勞無功，倒是胡亂揮舞的四肢像隻溺水的王八。

忽然，一雙溫暖的手將她扶了起來，準確來說應該是抓，因為她甚至沒有出到半分力便被那人給擰直了，她愣愣地站起來，剛要抬頭時一頂帽子從天而降罩住她的腦袋，將她的視線又往下壓了幾公分，正好對上來人的臂槓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四條。伊饒默默數道，旋即回過神。等等，四條？！

她立刻嚇得彈起來，一腳往後一踏正好踩進一灘積水裡，她一個重心不穩，雙手胡亂揮舞數下，眼見要再次摔倒時，剛剛那手在一次拽住她，拉著她站穩。

伊饒終於抬起頭，映入眼簾的是李虹死刻板著臉。

「謝謝學姊。」李虹放開她的手臂時，她這麼說。

李虹點點頭，後退半步將她上下打量一遍，又伸出手拽著她的帽簷左右挪動：「帽子是精神的象徵，要戴就得戴好，就算放下來也務必要正面朝上，朝下的話代表戰敗。」

伊饒愣愣地看著突然開始說教的李虹，她下意識地點頭，又想到了些甚麼連忙說道：「報告學姊，新生剛剛是……」

「我知道妳跌倒了帽子不是你這樣放的。」李虹淡淡地說：「可是如果別人呢？他們來的時候只看到爬起來的你跟帽子，他們只會覺得你為甚麼要這樣做而已，不會想到別的地方去。」

李虹鬆開手，看著伊饒呆滯的眼珠，問道：「委屈嗎？剛剛。」

伊饒點頭，抖了一下又趕緊搖搖頭：「學姊我不覺得，我……」

「好了閉嘴。」李虹不耐煩地揮揮手：「委屈就委屈、不爽就不爽，沒什麼不敢承認的。」

「我要跟你說的是，很多時候被電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問題：學長姊誤解、同學捅你之類的都有可能是一個人被電的原因。重要的是找出讓你落到被電這個處境的根本原因。」

「你今天做的很好，儘管你一定覺得很委屈，但是真的

做得不錯了，不是你的錯就不要往身上攬。

「也不用去怨恨害你背鍋的同學，今天你被電了也獲得教訓，但他們沒有，他們也只能為逃過一劫沾沾自喜一陣子，下次再犯只會被電得更慘。

「不只是軍校，你以後下部隊了這種事情只會增加不會減少。就當是在歷練吧，你所有的學長學姊都是這麼過來的。

「我講這些，你能明白嗎？」

伊饒呆呆地看著講到聲情並茂的李虹，眼前的女子雖然神色倦怠、表情陰沉、黑眼圈沉到下巴來，但伊饒看在眼底聽在耳裡卻感覺她正在散發萬丈光芒，美艷得不可方物；稍帶沙啞的嗓音宛如自小用到大的軟被，撫慰人心而不自知，伊饒只覺得方才的屈辱和不甘全都在她的絮絮叨叨間煙消雲散。

不由自主的，她衝口而出：「學姐你真好……」

李虹一楞，靦腆而侷促地笑起來：

「沒什麼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們都可以喜歡上這裡。」她的唇角柔柔勾起：「這裡也挺好的，真的。」

「……饒……」

「…伊饒…」

「伊饒！」

伊饒猛的回過神，最先看到的是兩顆巨大的黑色玻璃珠，嚇到往後一撤才發現那不過是程真的眼球。小姑娘白白淨淨的臉上有著大寫的擔憂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程真問：「叫妳好幾次妳都不理我。」

伊饒頓了頓回答：「喔喔沒事，我剛剛瞌睡了。」

程真的眉毛挑起誇張的高度：「你居然學會睜眼睡覺了？怎麼弄的？教我！」

伊饒俐落地翻一個白眼：「滾啦妳。現在到哪裡了？」

「準備要宣誓了吧。剛剛基教完了。」程真往外看了看，忽地轉過頭，饒有興趣地看向伊饒：「妳從剛剛開始到底在看甚麼啊？是有哪個學弟長特別帥嗎？」

「沒有啊我是發呆而已啊。」

「屁啦當我第一天認識妳？」

伊饒斜斜看了程真一眼，偷偷翹起食指指向那位學妹：

「妳看那個妹妹。」

程真眯起眼睛看了看，狐疑道：「她有甚麼特別的嗎？」

「妳不覺得她跟我很像嗎？」伊饒說。

程真定睛看了看那位一年級，又轉過頭看著伊饒，如此反反覆覆操作不下十幾次，她用一種古怪的表情開口：「哪裡像？」

伊饒抬起頭，聲音裡帶著一絲她自己也曾察覺的激動：

「不像嗎？妳再仔細看看，她跟我一年級授徽時根本一模一樣好不好，我當初頭髮也是長這樣，我也是這樣畏畏縮縮的，看起來就跟個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程真循著她縮小的聲音問道。

伊饒怔忡了下，隨即搖了下頭：「沒什麼……只是…真的不像嗎？」

程真用力看了看那人，很肯定地搖搖頭：「不像。」

聞言，伊饒若有所思地沉思起來。程真不禁伸手在她面前揮了揮：「欸伊饒妳怎麼了啊？別嚇我。」

伊饒揮去她亂晃的手：「我沒事，別鬧。」

「沒事妳怎麼這個樣子？」程真狐疑：「妳幹嘛一直糾結那個一年級？她很重要嗎？」

伊饒表面上和程真胡鬧，心裡卻激起微瀾，面對這個問

題她確實無言以對，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為甚麼要糾結於此，就憑這一點點的熟悉感嗎？

伊饒忽地想起程真剛剛的問題，她暗暗苦笑了下，她沒說完話的原因很簡單，就只是因為那答案赤裸地太難堪罷了。

「看起來，就跟個廢物一樣。」

而且現在的不只是看起來像，已經從頭到腳都是了。伊饒心理撥涼撥涼地補充道。

在進軍校之前，伊饒其實是有過遠大抱負的。那時的她考場得意，就算被父母鎮壓著報了軍校，還是掩蓋不了她滿身的銳氣和雄心壯志。從早五年讀軍校的哥哥口中聽到軍校的規章制度後，她不只有一次地在腦內勾勒出她穿軍裝持槍的筆挺英姿。

可是等她真的熬過了入伍訓進到學校，一切一切都跟她想像的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她不喜歡軍便服不喜歡基本教練，也不喜歡三不五時或準時或臨時的集合。這些都沒什麼，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狀態好像停留在那兩個月的入伍訓出不來，她每天渾渾噩噩如同行屍走肉，學長學姊一個命令一個動作，整天的日常剩下

吃飯睡覺被罵公差，僅有那一點點的空閒時間全被她丟進手機裡。面對書本她也彷彿重生了一般，完全忘記當時面對大考她背水一戰的狠勁。她看著她原本就不甚喜愛的數字，只覺得各種各樣的壓力纏在一起，彷彿化為頭長犄角的巨蟒在她背後蟄伏，不多時便會從黑暗中一躍而出，將她狠狠咬碎。

她的榮譽心也不是就此銷聲匿跡，偶爾一些慷慨激昂的場合也會熱血沸騰，滿身幹勁，恨不得立刻大顯神威，只是這類上進的情緒往往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漸漸消磨殆盡。

她不由得想起李虹學姊為她授徽的時候，學姊那時看也不看她交過去那嶄新的榮譽徽，手指撫上自己左胸前的那一塊，磨磨蹭蹭了半天才笨拙地將其取下來，最後在伊饒驚愕的目光中裝到她的胸前。

「這是我要給妳的。」李虹左調右調終於將徽調到她滿意的模樣，她後退一步看著伊饒左胸前，嘴裡說道：「妳知道為甚麼要這樣嗎？」

伊饒順著她的目光往下看到自己的胸前，略顯陳舊的徽在燈光照耀下蕩漾出一圈一圈地的光暈，像是禱告室的穹頂，一環環裝著的不僅僅是讚頌的詩歌，還有修士們滿心的虔誠

和祝禱。

「因為學姊想要祝福我？」她呆呆地說。

李虹輕輕笑了下：「算是吧，不過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東西」伊饒抬起頭，視線正好撞進李虹帶笑的目光裡。

「那叫傳承。」她這麼說。

「學長姊傳給學弟妹，學弟妹再傳給他們的學弟妹的，不只是徽而已，那之外應該還有很多東西，有人說是信念、有人說是傳統、也有人說是夢想，但我覺得都不是。」

李虹的眼底迸發出奇異的神采：「我覺得那應該說是對管院的看法。」

「傳統為甚麼會是傳統？我覺得不應該只是做事的習慣，應該是要每一代的學生都認可這一件事，個個都發自內心地去遵守，最後才成了一種習慣進而變成傳統，這件事的初衷成了信念。」

我對管院的看法？伊饒苦笑，學姊激動人心的演說確實讓她慷慨激昂，但是沒過多久她就又在英文會計的淫威之下落個滿江紅的下場。

高分進校低分畢業似乎是她無可避免的命運，這麼丟臉的事她提都不想提，只恨不得自己從出生到現在都是個智障，

如此便沒有成績落差的區別來羞辱她。就算沒有成績的對比，以她如今渾渾噩噩的模樣，恐怕不會有任何人覺得她是軍校的優秀學生吧。

想到這裡她只覺一陣淒涼，她轉身向幾乎快睡著的程真問道：「啊真我問妳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妳覺得管院怎麼樣？」

「怎麼樣？」程真皺皺眉頭，似乎在疑惑於她為何會有類疑惑，但還是回道：「我覺得挺好的啊。」

「雖然有些學長姊很雞掰，有些長官很智障，但是我們沒有難受到像三軍官校那樣，也沒有課業壓力重成國防醫那樣，甚麼都剛剛好中間，這樣我也覺得挺好。用帥氣一點的話來說，那叫甚麼……中庸！」

看著程真沾沾自喜的表情，伊饒失笑：「什麼鬼道理。國防醫成績跟我們差了不只一星半點欸。」

「也沒關係啊。」程真洋洋得意道：「我們是文科他們是理科，該著急的是理工，我們的優秀他們不能企及的。」她又身手比了比別系的人：「而且運籌也帶兵啊，也是主官好不好，這叫文比台大武比陸官。」

「我聽妳在虎小。」伊饒嗔道，臉上的笑容不自覺地真心許多。

這時場上傳來一陣不熟練的口令：「稍息！立正！」

兩人同時轉過頭，只見宣誓代表的學妹已經站到隊伍正前方，喉嚨發力喊出的口令險些爆音，脖子因用力而浮出青筋，動作一板一眼卻透出些許傻氣。

她翻開手上的紅本。

「余，誓以至誠，」

伊饒感覺熱度落到她手上。

「獻身軍旅，效忠國家，保護人民，」

她抬起頭，只見程真笑嘻嘻地抓住她的手。

「立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軍校生，」

我不知道妳在難過甚麼啦。她用口型說道。

「實踐公勤廉能院訓，發揮一家一業、一心一德精神，」

但是我會陪著妳的。一樣是用口型，程真一字一句地唸到伊饒的眼底。

「不怕苦、不怕難，」

伊饒只覺眼前變得模糊，數不清的場景像快進的電影在她面前閃過。

「並以鋼鐵的意志，接受最嚴格的考驗。」

她的高中畢業典禮、她報到的第一天、她的入伍訓……

「如有違背誓言，願接受最嚴厲之處分，」

最後畫面停格在去年的今天，李虹學姊掏出榮譽徽舉到她面前。

「謹誓。」

妳很好，妳真的很好。李虹學姊若有似無的聲音迴盪在她耳邊，她幾乎看不清的雙眼似是被甚麼柔軟的東西覆上。

「宣誓人：」

「伊饒，」程真的聲音在她耳邊真真切切地響起，超脫一群呼喊自己名諱的嘶吼聲絕世獨立：「別哭了。」

眼底的水分被揮去，她的世界卻依然模糊，一邊是此刻、一邊是曾經，學妹站在司令台前，她站在餐廳裡，同時開口道：「中華民國109年5月8日。」

「中華民國108年5月10日。」

從此，左胸多了紅章。

從此，學生不是新生。

但是，伊饒還是伊饒。

（字數：8968）